

· 长篇历史小说 ·

胡建新 著

戊戌风云

大清帝国

1898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戊戌风云

——大清帝国·1898

胡建新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风云:大清帝国·1898/胡建新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4

ISBN 7-5033-0997-0

I. 戊…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70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24.50元(膜)

主要人物表

康有为 (1858—1927) 广东南海人。原名康祖诒, 字广厦, 号长素, 更生。举人出身, 1895 年考中进士, 授工部候补主事, 但未就职。

梁启超 (1873—1929) 广东新会人。字卓如, 又字任甫, 号任公, 别号沧江、饮冰室主人。康有为的大弟子。上海《时务报》主笔。后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谭嗣同 (1865—1898) 湖南浏阳人。字复生, 号壮飞、华相众生。曾任江苏候补知府。后擢升四品军机章京。戊戌六君子之一。

林旭 (1875—1898) 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暲谷, 号晚翠。康有为的弟子。曾任内阁中书。后擢升四品军机章京, 变法诏谕多出自其手。戊戌六君子之一。

刘光第 (1859—1898) 四川富顺人。字裴村。进士。刑部主事。后擢升四品军机章京, 戊戌六君子之一。

杨锐 (1857—1898) 四川绵竹人。字叔峤, 又字钝叔。曾任内阁中书、侍读。张之洞幕僚。后擢升四品军机章京, 戊戌六君子之一。

- 杨深秀** (1849—1898)山西闻喜人。本名杨毓秀,字漪村。进士。曾任刑部员外郎。后任御史。戊戌六君子之一。
- 康广仁** (1867—1898)康有为弟。名康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大中。曾任浙江小吏,大同译书局经理。后进京从事新政。戊戌六君子之一。
- 毕永年** (1868—1902)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松甫。拔贡出身。戊戌事变后逃亡日本,加入兴中会。后回国起义,事败为僧。
- 光 绪** (1871—1908)爱新觉罗·载湉。满清皇帝。光绪是其年号,庙号德宗。1887年亲政,后主持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幽禁至死。
- 珍 妃** (1876—1900)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侍郎长叙女儿,12岁选为珍嫔,后为光绪宠爱,为珍妃。
- 慈 禧** (1835—1908)叶赫那拉氏,慈禧是其徽号。清咸丰皇帝懿贵妃。其子载淳为同治皇帝时,尊为皇太后。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
- 隆裕皇后** (1868—1913)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慈禧侄女。21岁与光绪结婚,立为皇后。
- 李鸿章** (1823—1901)安徽合肥人。本名李章铜,字少荃,号仪叟。道光年间进士。曾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品衔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
- 翁同和** (1830—1904)江苏常熟人。字声甫,号叔平、松禅、瓶庐居士、翁心存子。咸丰状元。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曾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后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品衔协办大学士。
- 张荫桓** (1837—1900)广东南海人。字樵野、皓峦。纳赀为官。曾

任山东盐运使、安徽宁池太广道，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出使大臣。后任二品户部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荣禄 (1836—1903)瓜尔佳氏，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工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工部尚书，西安将军。后任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一品衔协办大学士。

袁世凯 (1859—1916)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别号容庵。曾任浙江温处道。后任三品衔直隶按察史。戊戌事变后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莲英 (1848—1911)直隶河间(今河北)人。原名李英泰，字灵杰，道号乐元。七岁净身。曾为梳头房太监。后为内务府二品衔总管。

文廷式 (1856—1904)江西萍乡人。字道希，号云阁、蓼德、罗霄山人、纯常子。光绪年间进士。曾为珍妃师。后任翰林苑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并总理官书局。

伊藤博文 (1841—1909)日本长洲人。名俊辅，号春亩。藩士出身。日本首相。27岁从政，曾四任内阁总理大臣，三任枢密院议长。系明治维新核心人物。后在中国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刺杀身亡。

李提摩太 (1845—1919)英国威尔士人。即提摩太·理查德(Timothy Richard)。英国浸礼会传教士。24岁来华传教，71岁返回英国。曾应李鸿章之邀任天津《时报》主笔。是维新活动家、著述家。

第一章

光绪匆匆钻进皇轿的时候，正瞥见黑沉沉的谯楼檐角边挂着的一轮银月。他想起两个不吉利的字眼“玉损”。

他的心情益发坏了。皇轿行得极快，上金水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如一翎鸿毛，被秋风高高地吹起，悬浮在无垠的空中。下金水桥，心又陡然被兜起，身子在向深渊里无可奈何地坠落着，黑压压的紫禁城仿佛正从身后崩塌下来。

他恐惧地攥紧身边珍妃的手，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密的汗珠来。

珍妃紧紧攥着他的手，心疼地掏出一块绢子把他额上的汗小心拭去。她喜欢皇上用他的指弯抚划她的眉弓、眼角和耳垂，她为皇上那极具灵性的手指而深深陶醉。可是自从去年平壤、黄海两次大战，大清国输给了日本人，皇上的手就不像从前那样温柔了。这双手常常微微痉挛着，手心虽在出汗，却有一种粗糙干涩的触感。

珍妃把身子贴向光绪，勾起脚，脱下脚上的一双

绣鞋，捧到光绪面前。

“你看，我穿着呢。”

皇家驿道虽然被夯得紧实，依然被轿夫们踢起了一团团的尘土。他们抬着大清国的江山，正风急火燎般地向颐和园赶去。

皇上的贴身太监阿昌打着灯笼跟着轿子奔跑，汗水从他的脸上流淌下来。轿夫们黑压压的一片脊背上都被汗潮湿了。

皇轿后面，紧跟着珍妃的坐轿，只有两个轿夫抬着，显得轻巧。压抑着的喘息声伴着轿杠急促轻微的吱呀声，更衬出冬夜的宁静。

阿昌急着跑了几步，跑到皇轿边上。

“皇上，去颐和园不远了，奴才请珍主子换轿。”

珍妃把脸凑到光绪面前，半闭上眼。光绪心事重重地吻了珍妃，然后亲手给珍妃穿上绣鞋。珍妃直皱眉头。

“这么紧的鞋，你偏爱穿。”光绪道。

“老佛爷送的鞋，也是她的一片心，不穿她不高兴，但愿她少给皇上找麻烦。”

珍妃下轿的时候，阿昌递上一柄九镶玉如意让她扶着，她却挽着光绪的手下了轿。光绪把珍妃扶进她的坐轿。珍妃坐下，一手支着轿帘子。

“有我在你身边，凡事不必害怕。”

轿帘子耷拉下来，光绪隔着帘子紧紧握了一下珍妃的手。

到颐和园，门人太监急忙过来伏在地上，拦着门：

“奴才给皇上、珍主子请安。”

“皇上来给老佛爷请安，还不快开门让皇上进去。”珍妃道。

“老佛爷吩咐了，她老人家歇息的时候，除了观音菩萨，是谁也不让进的，奴才不敢做主。”

奴才居然敢挡皇上驾！光绪厉声喝道：“大胆！”

珍妃止住光绪，从怀里掏出一只沉甸甸的锦袋，扔在地上。

“皇上是禁不得风寒的。”

太监从地上拾起锦袋，捏了捏，是碎银子的响声，遂小心怀着，起身让门：“茶房拢着火，请皇上、珍主子茶房静候。”

1895年2月，也即大清帝国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一个黑漆漆的凌晨，当大清帝国大皇帝光绪带着心爱的珍妃，抱着一只金镶玉的皇事匣子，从一个敢向皇上索要门包的太监身旁跨进万寿宫大门的时候，愤愤地发誓，见了老佛爷，有什么话一定直说，决不能再忍了。

那皇事匣子里，盛着大清国赴日本谈判代表、全权钦差大臣张荫桓自日本发来的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二

晨光照耀着结了冰的昆明湖，万寿山顶才见着一点日照的金色。

慈禧像往常一样在面对昆明湖的一扇宽大的窗棂前坐着，一边观赏着湖山的景色，一边让李莲英给她梳头。

“女人嘛，总是一颗头、一双脚最最要紧。这颗头呢，头发得顺溜，一丝一丝的才好。鼻子要正，眼睛要能传神，嘴呢，无论是张开还是闭着，总让人觉着是在说着话，模样儿不大不小的，留着一点樱桃红。”

慈禧想起这是她当年初进宫时一个太监夸她的话，不禁笑了。

李莲英是一个精明称职的奴才，侍候主子有他的秘诀。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让自己那一片奴才的心境，随时附和着主子的情绪。所以慈禧一笑，他也跟着笑了：

“听着真让人可乐。”

“说脚要紧，那是你们汉族人教我们满族人的，因为脚接着地气，是一个女人的根基，又是男人们最喜欢的东西，马虎不得。”

“敢情!”

“女人要不懂这个,活一世也是白活。”

“可不是咋的。”

李莲英给慈禧插上簪,就手打起一面不大的镶花镜子,随慈禧自己在粉盒里蘸了些粉,往面上抹。趁着慈禧看不见自己,他示意门口站着的一个太监捧来一只漆盘子,上头放着一双绣鞋,直跪到慈禧身前,把这双鞋从盘里取出,放在慈禧的脚边,摆得极正。他见慈禧把粉盒盖上,才说。

“老佛爷,踏祥云吧?”

慈禧穿鞋穿得极仔细,穿毕了,扭动着脚打量一会,又仔细把素白洋布袜子上的一丝袜褶展平。这些事她是不许奴才动手的。

李莲英把盛金指甲套的镶金盒子捧上来:

“老佛爷,佛手来了。”

慈禧把指甲套一只一只地取出来,从容不迫地一只一只地戴上。李莲英知道慈禧一天的第一套节目到此结束了,才躬身笑道:

“老佛爷好福气,皇上和珍主子等着给您老人家请安呢。”

三

慈禧见珍妃脚上穿着自己送的绣鞋,笑道:

“难为你们孝顺,快起来吧。”

光绪起身的时候,看了站在慈禧身旁的隆裕皇后一眼。隆裕皇后骄傲地把眼睛避开了。她睨视着珍妃,眸子里含着蔑视的光芒。

隆裕皇后不明白,为什么在短短几年,珍妃就剥夺了皇上对自己的宠爱。论家世,她出自叶赫那拉氏的皇族,慈禧是她的亲姨妈,而珍妃不过是一个被罢了官的封疆大臣的后裔。论美貌,她是宫里最出名的端秀玉人,而珍妃,一脸广东人的南蛮子相,是一个再平

常不过的女孩子。皇上在选皇后的当初，也并没有想把玉如意递给当时才刚十三岁的珍妃。珍妃不会女红，不会绣鞋，琴棋书画一无所长。也不知她对皇上要的什么手段！她见珍妃仍旧跪着，并不起身，遂道：

“老佛爷，珍妹妹有事要告诉您呢。”

光绪正打开皇事匣子，把紧急电报递给慈禧。慈禧问：

“你不起来，还有什么事吗？”

珍妃跪着不起，就等着慈禧问话，遂道：

“老佛爷，珍妃陪着皇上三更十分就来了，遇上老佛爷的门人，索要了皇上的门包，还不许我们见老佛爷，说是老佛爷吩咐的，无论事情多大，即便是天塌了，除了观世音娘娘，老佛爷也都不见。如今战事正紧，国难当头，珍妃想问问，果然是老佛爷立的这个规矩，还是奴才冒用老佛爷的意思来挑拨事端。”

慈禧问光绪：“究竟什么事？”

光绪指着慈禧手里的电报，道：“事情十万火急，日本国不承认大清国派去的谈判代表，要大清国重新派全权钦差大臣才肯谈判。”

慈禧赶紧打开电报，看了两句便怒火中烧：

“小李子。”

“喳。”

“日本人欺侮我们母子，天都快塌了，你的人还敢要皇上的门包！祖宗的规矩还要不要？”

“奴才知罪，奴才下去就打杀了他，给老佛爷，给皇上，给珍主子出气。”

李莲英退下之后，珍妃才谢恩起来，冲隆裕皇一笑，隆裕皇后却把脸转向了另一面。慈禧问光绪：

“皇上打算怎么办？”

光绪仿佛有些迟疑。

慈禧不喜欢光绪优柔寡断的样子：“你说嘛。”

光绪鼓足勇气，道：

“儿皇想请亲爸爸做主，允许儿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难道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吗？”

“还有什么法子，除了战，就是和。”

慈禧叹了一口气：“你还真知道天底下有一个‘和’字在！”

听慈禧这么一说，光绪有些心急了：“不是儿皇不要‘和’，是日本人他不要‘和’。儿皇派去的张荫桓，是大清国总理衙门外交大臣，他不够资格和谈，难道要儿皇亲自出马，远渡东洋去求‘和’吗？依儿皇的推断，日本人这一回是要把我北洋海军都消灭了，再逼我大清国就范。”

从深宫传来几声惨叫，夹着杖击皮肉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李莲英在杖击那个向皇上索要门包的太监。大家都进住了呼吸。

慈禧自语道：“也不挑个远些的地方！”

光绪道：“亲爸爸，甲午之役，黄海大战失利，我北洋海军退守到了渤海湾。如今日本人正向那里紧急调兵，情势十分明显。日本人寻找借口不与我和谈是假，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要打击我北洋海军是真。正反都是不能和谈，不如其决一死战。”

“你不要再提这一道！”慈禧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去年就是听了翁同和的胡言乱语，才命李鸿章与日本人打的。结果怎么样？陆上打陆上打不过人家，海上打海上也打不过人家。日本人不认张荫桓，因为人家认的是李鸿章。可是你把李鸿章撤了，还摘了他的顶戴花翎，剥了他的黄马褂！这么大的事也都不事先言语我一声。当今的大清国没有李鸿章怎么行？北洋海军别说进了‘薄’（渤）海湾，就是进了‘厚’海湾，没有李鸿章谁能指挥得了？北洋兵船没有东洋的多，没有东洋的快，炮弹也缺得紧，又刚败过一回，如何还能打仗？我看，还得让李鸿章去日本。”

光绪急辩道：“亲爸爸，李鸿章可是日本人的败将，罪大辱国，怎么能再启用他？请亲爸爸允许儿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慈禧一下从座上站起身，喝道：“你想死，我还不死！”又指着隆裕皇后和身边的女眷们：“你们说，你们想不想死？”

慈禧身边的人都说：“回老佛爷，我们不想死。”

李莲英正进来。慈禧劈头又问：“李莲英，你想不想死？”

李莲英被问傻了，他不知道老佛爷的意思，便岔开话题道：“回老佛爷，那门人已经被打死了。”

“我问的是你。你想死不想死？”

只这一问，李莲英就明白了慈禧的意思，他用眼梢睨了一眼光绪，轻声道：

“回老佛爷，奴才不想死。”

慈禧重又坐下，看了光绪一眼：

“皇上想死呢。”

李莲英不敢多嘴，自己尴尬地笑笑。

珍妃见光绪难再开口，又铮铮道：“老佛爷，皇上没有让谁死的意思，皇上是怕大家都做了亡国奴。皇上读过不少海军的书，皇上能指挥北洋海军，李鸿章是被日本人打败的，派他去日本和谈，丢的是大清国的体面。”

慈禧喝止珍妃：“住嘴！你一个皇上的妃子，动辄语侵朝政，还有王法没有？你离间皇上与皇后的关系，有几回了，都还欠着账，如今你倒越发地有恃无恐了。你给我记着，皇上是我立的，你这个妃子也是我给皇上找的。”

珍妃争辩道：“珍妃不敢忘记老佛爷的恩宠，可是派李鸿章去日本，丢的是大清国的体面！”

慈禧逼视着珍妃，一字一字地说：“你要是知道大清国的体面，就不会这样儿跟我说话了。本来请安请过了，你就该老老实实站在一边，朝廷上的事有我和皇上做主。皇后就从不多嘴，她比你知

礼数。我看我也是教不会你了。”说到这，慈禧抬起身子，对众人道，“大家听着，珍妃干预朝政，为娘的我不敢私心疼爱她，即日起降其为贵人，以观其行。”

几位太监立刻上前，要带珍妃离去。珍妃扭头向光绪求援，呼道：

“皇上开口啊，皇上你亲口说，老佛爷才会明白。”

光绪急上前拜伏求情：“亲爸爸，珍妃不过是顾惜皇家的体面，才冒犯了亲爸爸。”

慈禧非常厌恶光绪的行止，当朝皇上，怎么能为一个妃子当众求情呢！她冷峻地制止了光绪：

“起来！国家正在危难之时，皇上第一个要懂得些自爱。”

几个太监带着珍妃离去，珍妃哀怨的目光却使光绪低下了头。

“皇上保重，怪珍妃多嘴了。”

珍妃被带走之后，慈禧吩咐隆裕皇后：“你在我这儿也住了些日子了，你看看皇上，神色虚弱得厉害，你陪他回宫，好生给他调养。”

“知道了，老佛爷。”

慈禧走后，隆裕皇后见光绪面色羸白，神气黯然，不免心疼。她走到光绪身边，伸手要扶光绪，光绪却甩开手顾自去了。隆裕皇后鼻子一酸，只得尽力掩饰着自己的委屈，吩咐侍女收拾自己的行装。她暗自庆幸皇太后为自己作了主，使她又能够重回紫禁城，与光绪朝夕相处了。

四

康有为发了火。他不是因为在一碗百合点心粉面里放了糖，而是因为 1895 年这一年的元宵节晚上，学长梁启超竟然在百合点

心粉面里放了糖。

康有为本来就已经有些生气。当他写完了“万木草堂学子新年学规”，把辫子盘在头上，提着一根木槌来到仰高祠门口，站在吊钟下，准备敲钟升堂讲学，却看到自己的学子们正在院子里放爆竹玩的时候，就责问了梁启超。

“你为什么不制止？”

“我……”

“放爆竹？为谁放？为日本人放？”

康有为几乎是愤怒地举起木槌击钟。

弟子们听到钟声，喊着“讲学了讲学了”，蜂拥着从康有为身边挤进祠内。

康有为面色肃然，正襟危坐在讲堂正中，面前一张大案，案上一碗热腾腾的百合点心粉面。这一碗是梁启超特意放了糖的。而坐在讲堂里的几十名学子的桌上，也都放着一碗百合点心粉面，没放过糖。爆竹声此起彼伏，远近不绝于耳。

梁启超的师弟，学长唐圭首先说：“先生这回是在进京赶考之前，特地同大家一起过上元节来了。大家面前这一碗百合粉，是先生平时最爱吃的东西，今天与弟子们同吃百合粉，依弟子我的理解，是取‘同师同业、同心同德、百合百顺’的意思。大家先别动，先请我们的学长梁启超宣读先生新拟的万木草堂学子新年学规。”

梁启超上前一步，拿着张纸读到：“‘万木草堂学子新年学规’：跟我一起朗读。‘第一，爱我国家。’”

学子们跟着：“第一，爱我国家。”

“第二，忧我国家。”

“第二，忧我国家。”

“第三，兴我国家。”

“第三，兴我国家。”

梁启超说了声“完了”，便退到一旁。

康有为很满意，自己先端起了碗，齐眉示意。梁启超、唐圭和学子们都端起碗，齐眉示意。康有为用匙舀了一匙，放进嘴里。这时候，康有为终于发火了。他把碗重重地墩在大案上。

正开始吃百合粉面的学子们都停了嘴，呆呆地看着康有为。

“这是谁的主意？”

讲堂里没有一丝声音。

“谁放的糖！”

一名学子惊撒了汤汁。

唐圭是个仗义的弟子，这时上前一步，向康有为鞠躬道：

“先生，是我。”

“没你的事。我记得我是交待给了一个叫梁启超的吧。”

梁启超见瞒不过了，解释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先生常教我们为学要吃得苦，吃遍了苦才能苦尽甘来，做得人师。先生是我师，我敬先生，正是取先生‘苦尽甘来’的意思，也是讨个吉利。”

这一番话更加激怒了康有为：“梁启超，你浑身都是嘴，恐怕将来我也是说你不过的，你身为学长，应该最知道尊师之道，先生的话难道是可以阳奉阴违的吗？你把它吃了。”

梁启超觉得委屈，上前端碗，仰头大喝。

康有为叫唐圭把梁启超的那碗端过来，尝了尝，才对学子们说：

“我爱吃百合，确是取其‘百合百顺’的吉祥之意。它的苦味，又能激励学子‘苦其心志’。不过平时，我还是愿意放些糖，用‘苦尽甘来’奖励自己。然而今天不能够，今天，日本人刚刚在黄海打败了北洋水师，现在北洋水师的残破舰船正退守在威海卫，日本人的舰船正开向那里，准备更大的打击。国家之苦方才开始，离‘苦尽甘来’正不知有几千万里之远。你们听外头的爆竹声，像不像日本人的枪炮声？”

康有为看了一眼梁启超，梁启超低下了头。康有为把碗举起

来：

“愿与弟子们在此上元苦节，同闻爆竹以惊心，同食苦羹以励志，同忧国难以振作。”

康有为再舀一匙，仔细放入嘴中咂着。学子们开始吃羹，一时碗匙相磨，丁当有声。康有为见梁启超愣着看自己，招手示意他过来。梁启超过去。康有为将自己碗中的苦羹分倒给梁启超一些。

梁启超捧着碗，早已知错，又感爱师言行，不禁热泪盈眶。

五

多半年了，德和园少有这样喜庆的气氛。

台上，一声长长的“儿啊——”的叫板之后，一个身穿素服，襟袂飘然的女子出台了，她正被一个打扮成妖精模样的男人押着，悲苦万状地登台走了一串步子，做了几个稳重又不失妖媚的身段，紧接着叫了一声板。台下的观众们一齐喝起碰头彩来。她是太后慈禧。

“好！”

李莲英站在一把空椅子后头，高声喝叫。这把空椅子是慈禧的专座，左边坐着光绪，右边坐着的，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面目清癯，穿一身华彩斑斓朝服的体面人物。他就是李鸿章。光绪身后站着隆裕皇后和几个妃子。李鸿章身后站着他的儿子李经芳和他的姻亲御史杨崇伊。

他们身后又围着一些王公大臣和嫔妃们，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阔面重眉的儒雅长者，是户部尚书翁同和。他是今天在场的唯一一个没有张过口喝过彩的人。

他不痛快。李鸿章在黄海输给了日本人，皇上已经治了他的罪，太后却这样抬举他。本来启用一个败将跟日本去谈判，已经够